



肖逸 美国

天龍地虎

下

天 龙 地 虎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萧逸著
藏 书 章

下 册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(图画故事丛书)

天龙地虎 (上、中、下) 【美】萧逸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宁夏中卫印刷厂印装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26.125 字数: 751.6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100,000

ISBN 7-222-00209-X / I·49 (全套三册) 定价: 8.36元



第十九章 雷火双雕

美妇人这么突然的一问，使得郭飞鸿呆了呆，当时不便否认，微微颌首道：“大姑猜得不错，我正是铁氏门中人，家师铁舒眉，莫非与大姑认识？”

妇人双眉微微一分。妙目中含有几分钦慕，呐呐道：“难得，难得……铁老前辈是我生平所敬仰的第一人，你既是他的徒弟，爱屋及乌，我也应该破格待你了！”

妙目一转，面色益发和蔼的道：“方才我确实是太冒失了，莫非那花明石秀二人，和令师有什么仇恨？”

飞鸿摇摇头，皱眉道：“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恨，我不大清楚，我之所以欲擒他二人，实在是别有原因？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美妇人见他一时语塞，不由莞尔一笑道：“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？”

飞鸿点了点头，又摇摇头道：“不过是受人之托，代为守口而已，大姑不必多疑！”

妇人凝神想了想，微微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此事只怪我一时多事，平白的放走了这两个老怪，此刻想来真是后悔不已，唉！我必尽力再助你找回他二人就是！”

飞鸿先是一喜，遂又苦笑了笑，垂首道：“此事谈何容易，大姑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！”

妇人面色一白，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飞鸿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真不想多费唇舌，只是这是人家的好意，总不便一口拒绝，当下他笑了笑，望着这美丽的妇人道：“大姑，并不是我看不起你，这两个老怪物武功实在太高了，太可怕……”

妇人一声冷笑道：“他们是三头六臂不成？”

飞鸿又看了她一眼，叹息道：“大姑不要说笑话，我是在说真的，大姑方才曾说过，家师是你老人家生平最为敬仰之人可是？”

“当然是——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郭飞鸿轻轻地一笑道：“说一句不怕见笑的话，我师父一生无敌，却在这两个怪人手上，吃过苦头而险此丧命！”

妇人呆了呆，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胡说，铁老前辈既然都不是他二人对手，你又如何能擒住他二人呢？”

飞鸿漠漠地道：“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了，我只不过是智取凑巧得手而已，如不是他二人力锁玄关，焉能为我所擒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显得很懊丧，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向着外面看了一眼，悻悻地道：“我该告辞了！”

妇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能走！”

飞鸿一惊道：“为什么！”

“不为什么！”美妇人笑了笑，这种笑容使她透着几分神秘，她说：“在没有设法擒问花石二人之前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！”

接着又补充一句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很内疚，我一定要为你作到！”

郭飞鸿舒展了一下眉毛，道：“大姑的美意实在令人可感，可

是我却不愿连累了你！”

“连累我？”

“是的！”郭飞鸿冷笑道：“得罪了这两个老怪物可不是好玩的！”

妇人低下头思索了一会，神秘的眨了一下眸子，直视着飞鸿，后者只以为她心动了，当下微笑道：“这只怪我运气不好，却怪不得大姑，俗语道：‘事不关己莫与问’，大姑你还是少惹事为妙！”

妇人闻言后，苍白的脸上，带出了一些怒容，冷冷地道：“你都在说些什么？”

说着，她又神秘的一笑道：“我方才也见识过，你的武功确实高，也许我都不是对手，可是你也许不相信，我二人真要动起手来，吃亏的必定是你！”

飞鸿怔了一下，微笑不语！

妇人道：“你且莫不信，你随我来！”

言罢站身而起，向后面走去，郭飞鸿心存疑惑地跟在她身后，只见她行抵石壁前止住脚步，回头微笑道：“此洞原是宋末道士许真人夫妇双修之处，隐室甚多，机关遍布，所设阵式，更是高绝，这二十年来，我移居于此，总算把全洞一切都摸清楚了，因为在此家居只有我一人，所以平素从不设防，否则方才那两个老怪物，只怕没有那么容易进出！”

郭飞鸿一惊道：“哦——”

妇人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不信你看。”

旋即玉手向着石壁上一扞，忽有一股五彩烟雾自壁间涌出，郭飞鸿心中一怔，刹时间眼前不辨东西，正自惊疑，眼前又复一亮，再定目一看，却已来到了另一间房中。

这一间房间，比先前的那间宽敞多了，而且目光所接触之一切，尽是些珠光宝气，琳琅满目，一桌一几，无不古雅别致，晶莹可爱！

飞鸿望了望，猜不透妇人带自己来此之意，他左右看了一眼，却见那妇人，不知何时，已跌坐在两丈以外的一座白玉台上。

白玉台上铺着一个大蒲团，蒲团两侧，各立有一盏高脚的灯盏，其高脚灯，照射在妇人身上，真有如是尊观世音的石像一般。

这时蒲团上的妇人冷漠地笑道：“郭飞鸿，你武技虽高过我，可是这方寸之地，我却叫你行不得也，你不信，何妨一试，看看可能走近我身？”

飞鸿呆了呆，苦笑道：“大姑何必顽笑，方才烟雾，谁都知道不过是一些幻术罢了！”

妇人冷言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如能走近我身边，我才佩服你，你试试看！”

郭飞鸿一声朗笑道：“好！我就过来！”

说着足下踏进一步，蒲团上的妇人右手平着向外一推，迎面打过来一掌，一股劲风直袭面门而来。

郭飞鸿毫不在意，身形微偏，如同旋风一般的转到了妇人右边，口中赞赏道：“好掌力！”

妇人冷笑道：“我让你见识一下，这两个玩艺儿。”

右手往身边一根黄色丝条上一拉，她身边两侧黄色幔帘“刷！”一声一齐敞了开来，黄幔后，立有两根高高的乌金架，架上一左一右立着一只全身白毛的大鸮，红眼钩喙，爪似钢钩，头上一撮翻出的红毛，就像鸚鵡一般。

飞鸿看见这一双白鸮，脑中忽然有一点印像，仿佛昔日师父曾说过有一位前辈道长，饲有这么一双，厉害无比，武功稍差一点的人，绝难应付的禽类。

据师父说，此二鸮均已岁久通灵，那位前辈道人为增二鸮威力，曾在二鸮双翅骨上，各钳了一口截金剑刃，并训练过二鸮种种袭人的动作，如此一经出敌，简直是神奇诡异，凶险凌厉已极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他心中动了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莫非这两只禽毛畜牲，正是师父所谓的那双白鸮？果是如此，却又怎么会到了这妇手中？真正的奇怪了！”

一念方了，蒲团上的妇人又笑道：“郭少侠，你如再踏进一步，我这两鸟儿，可就要不客气了！”

飞鸿一笑道：“大姑所以有恃无恐，原来是因为有这两白鸮，可是即使这两白鸮再厉害，充其量不过是双鸟儿，又岂能阻止我前进？”

说着身形一晃，直向妇人座前扑去。

可是他身子才一动，就听见妇人左面那只白鸢发出了一声尖叫，其声尖锐刺耳已极，乍听之下，真能夺人心魄。

郭飞鸿口中虽是那么说，到底摸不清二鸢的威力如何，他前进的势力，不过是一个诱敌的虚势。

只见他身形一进即退，随着那声凄厉的尖鸣之后，那只白鸢，早已齐开双翅，有如疾风下的一朵白云，呼！一声射到面前。

妇人见状大声道：“低头。”

飞鸿未及闻言，就见面前寒光一闪，夹着一股巨大无比的风力，盖头盖脸直扫了过来。

总算郭飞鸿身怀绝技，非同一般，如此情势之下，他仍能沉着应付，右手一翻，用“排云手”，直向白鸢右腹下击去，同时足尖猛点，整个身子倒蹿而出。

这真是一个惊险之极的场面，虽然在飞鸿超人的身法之下化险为夷，可是当他站定身形之后，却觉出整个上身连同脸部，都如同被刀割过一般的疼痛，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心忖：“好厉害的东西！”

这时候那坐在蒲团上的美妇人才微微一笑道：“少侠果然好本事，据我所知，当今世上能够逃开我这白鸢‘风行一翅’的人实在不多，你居然能够躲开，足见真是不同凡响了！”

飞鸿怒目望时，方才袭击自己的那双白鸢，此刻已似无事一般的，又安闲的立在妇人身后的乌金架上，一来一往真是快如飘风，当真是快速惊人。

郭飞鸿不由摸了摸脸，略有几分愧疚地道：“大姑所养的这双白鸢果然厉害，以的对敌，确是再好不过。”

妇人微笑道：“方才这畜牲出击，还算是留了情面，否则一连三翅，就是一个铁人也得为它两翅打碎！”

言罢含笑自蒲团上站起来，满面春风的道：“郭少侠，你现在当可以知道，如果这两双白鸢，同时出击一个目标，那种威力，该是何等的惊人了！”

经此一试，郭飞鸿已经相信二鸢的厉害，虽说是真个的要动起

手来，自己未见得就不是二鸮对手，可是却也不易应付。

当时点头道：“大姑所言不错，如果带此二鸮去找寻那两个老怪物，确是非常有用。”

妇人冷冷一笑，点头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，不过，这两个东西，平日养尊处优，很难付以重任，在它们出去之前，却要先给它们些苦头吃吃才行。”

飞鸿忽然想起前情，不由怀疑的问道：“听家师说，有一位前辈曾豢养过如此一双白鸮，倒与大姑你这一双情形甚为相似。”

妇人惊奇的看了飞鸿一眼，颌首笑道：“你的见闻甚是丰富，你说的不错，这双白鸮，正是那位前辈道长所豢养的‘雷火双鸮’，就是这座洞府，也是那位道长所有的，不过现在有我居住罢！”

飞鸿怔了一下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，这位老前辈，尊号是如何称呼？”

妇人走过来，轻轻嘘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到外面去说。”

飞鸿十分惊奇的随她来到了外面，遂问：“大姑莫非还有什么……”

妇人一笑道：“那位道人大号‘雷火’，此刻就在洞内，他生平最不喜人称他名姓，为恐他听见着恼，所以才唤你出来。”

郭飞鸿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半天才呐呐道：“什么？……那位老前辈仍然还在人世……？”

妇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谁说不在？”

笑了笑又接道：“这是一个秘密，我想普天之下，大概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，不过现在你也知道了！”

飞鸿奇犹自难信，道：“这位道长，现在仍住在这里？”

妇人肯定的点点头，神秘的一笑道：“所以我说可以帮你一个忙，不过这也要看这位前辈的兴头，他生平最不喜欢管人家的闲事，我也不一定能说动他！再说他老人家自封洞之后，已二十年不问外事，一心参禅，这件事还拿不准！”

飞鸿微微一笑道：“大姑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，我并无意请人家帮忙，再说这位雷火道长，和这件事根本是无所牵扯，他老人家自是不会管的！”

妇人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事等会再说，不过，我是不甘心被这两个老怪戏耍，此事因我多事才使你功败垂成，令我于心不安，无论如何，我要为你设法擒回他二人，我的雷火双鸮起码可以为你效劳！”

一言提醒了郭飞鸿，他剑眉一挑道：“它们能为我寻地上的人么？”

妇人眯起双目，呐呐道：“它们可以为你找寻落在地上的一根针！”

飞鸿双手一拍道：“好！那么大姑，请你放它们出去先察一察两个老怪物的踪迹，我们确定了他二人的藏处之后，再想办法对付他们！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这一点我早已想过了，只是这双鸮，惯于夜晚出猎，而且夜晚比较不易为人发觉，再者那花明石秀郎的面相模样，你能够画下来么？”

飞鸿想了想道：“我可以试一试，但这为什么？”

妇人道：“因为雷火双鸮没有见过他们！”

郭飞鸿立时走到了一张石案旁，妇人自案内取出纸笔，飞鸿就记忆所及，匆匆把二人形像描画出来，美妇人在一边不由赞叹道：

“真是像极了，我只知你武技高强，谁知你还是一个出色的画家！”

飞鸿一笑道：“小时喜欢画画，如今已是多少年没有提过画笔了！”

玄衣美妇把画好的两张画像端详了一会，就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然后她移身进入室内，把两张画相，分悬在那双白鸮面前，那雷火双鸮自经雷火道人训练后，早已通灵，昔日道人每令它们出猎时，都必先以画像对双鸮悬着，双鸮对此早成习惯。

是以玄衣妇人画像一悬，二鸮已耐不住烈性，纷纷展翅怪鸣了起来，巨大的翅风，使得洞室内有如起了风暴一般，轰轰作响，如此暴叫了好一阵，才安静下来，双双注视着那两张画像，端详不已。

玄衣美妇走过去，在二鸮身上摸了摸，由旁边一具竹蓝内，取出了两个乌首，分餐与二鸮，低声道：“今晚我放你们出去，你们去找这两个人，找着了就快回来！”

说罢正要转身出室，忽听石壁间，传出了一声喟然长叹道：“贫

道二十年前一点慈心，今日却为自己带来了一场浩劫，看来是凶多吉少了！”

玄衣美妇闻声神色一变，回身吃惊道：“道长……你醒了么？”

石壁间一声冷笑：“贫道何曾睡着？”

玄衣妇人向着石壁冉冉一拜道：“莫非难妇做错了什么，以致令道长不悦？”

石壁间又是一声冷笑道：“任宝玲，当初你来时是怎么在贫道坛前起誓的？你曾答应过今生永不离山，永不见客，怎么如今却都变了？”

玄衣妇人不由面色苍白嚅嗫道：“老前辈，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道人打断了她的话道：“你不必多说，我都明白！”

玄衣妇人慢慢跪下身子，向着壁间拜了拜道：“老前辈可肯助他一臂之力？”

一声冷笑发自壁间，随着是冷森森的语音道：“贫道自封洞以来，几曾问过外事？任宝玲，此事依贫道看，你最好退身世外，否则后悔不及！”

玄衣妇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……老前辈莫非认为有什么凶兆么？”

道人冷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来人的厉害？不要说你武功万万不及，就是贫道出手，也不见得就是来人对手，贫道当年一念之慈，掩护了你，已是违本旨，焉能在成道之前，再招惹如此麻烦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，你还是快快叫那少年去吧！”

妇人跪在地上默然半晌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难妇自知此举有背誓言，可是已然亲口允诺，怎能反悔，此事老前辈可以袖手不管，难妇却是虽死而无恨！”

她说到此，又向石壁拜了一拜，盈盈站起。

石壁内的道人喟然一叹道：“你不听贫道良言相劝，祸由自取，最终却不要再来找我，这件事贫道是不会管的！”

任宝玲一声不响，转身而行，道人又道：“花石二怪乃是当今宇内最难缠的人物，贫道把厉害告诉过你，信不信由你，只是有一点，你自作自受，却不可把贫道牵涉进去！”

妇人苦笑道：“老前辈请宽心，难妇蒙道长收容，大恩待报，岂能如此待你老人家！”

道人哼了一声，遂沉寂无语！

玄衣妇人来至外室，若同无事一般，郭飞鸿问道：“大姑，两只白鸞可愿出猎？”

妇人苦笑道：“今晚就可放出，在未放出之前，我要用竹针刺它们的身子，增其痛苦，如此它们才会增加了对花石二怪的痛恨，势必得之而后甘了！”

言罢自一边取了两根长长的竹签，又复向后室而去，顷刻郭飞鸿就闻得二鸞厉鸣之声，想必是在吃苦头了。

对于这个妇人，飞鸿实在是相当的迷惑，一不知其身世姓名，二不知其为人底细，可是对她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和好感！

在玄衣妇人那双深沉忧郁的双瞳里，似乎可以看出她那一颗寂寞已久的内心，她确是一个相当美的女人，黑而亮的一双眸子，两道细长的蛾眉，尤其是宽厚的上额，望之能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。

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不会是一个坏人，郭飞鸿由内心里这么相信她！在她慈祥的笑容里，每每含着一种母亲的光辉，可是在严峻的目光里，却又别有一种女性的尊严。

飞鸿在石洞内来回走了几步，心中不住地在想：“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竟独自匿居在如此一个荒僻的深山里？”

忽然，他想到要她去帮忙对付花明石秀郎，这件事是不对的，自己堂堂男子汉，岂可借助于一个妇人？再者万一要是因此而使她遭致不幸，岂非是自己的罪过？

这本是突然的一个念头，可是一经细想，愈觉其有理，飞鸿不由心中怦然而动。

当时，他咬了一下牙，暗道：“对，我还是就此而去吧，一个人设法去找他们吧！”

主意打定，回身看了一眼，那妇人仍还没有出来，飞鸿就提笔挥毫，在纸上留了几个字：

“大姑，不便骚扰，吾去也！”

愚晚郭飞鸿拜”

写罢，由身上取出了半袋金镞子，压在纸上，正要离开，又觉不妥，如此山林隐士，分明是一个心镜高阔，义薄云天的奇女子，自己以金钱相谢，岂不是低贬了对方的云情高道？

如此一想，只得又收回金袋。

可是这么取出收回之间，却由怀中带落了一物，由于匆匆欲行，一时竟未注意到。

这时室外金鸡三唱，红霞散漫在蔚蓝色的天空，郭飞鸿孑然一身的步出洞外。

离开了这个洞府，郭飞鸿展开身法，一路向山坡下疾行而去，他想花石二人虽是已能行动，但力锁玄关，耗力必多，也许他二人尚未曾走远，我不如便道去找一找。

于是，他改变一个方向，加速飞行。

他心里又在想，以花明石秀郎那种身份，和怪异性情，很可能就藏在附近，他二人彼此都已赏过了对方的厉害，绝不再轻易碰头露面，他有了如此的见解，就向来时的那片密林中去。

这真是一件痛苦的差事，郭飞鸿实在也矛盾得很，试想此二人武功俱都在自己之上，即便是找到了他们又能如何？可是好容易见了他们，及岂能如此容易的放过，最起码也要设法把他二人的藏身之处，以及今后的意图摸个清楚，以备以后行事。

在树林子里转了一转，只见浓林遮空，尽管是天空中高悬着太阳，可是阳光却丝毫也照不进林子里面，相反的，却有一阵阵的霉湿气味，令人闻之欲呕，同时足下所踏又皆是没胫的腐叶，这地方，倒真像是云贵苗疆的荒山野地，那里像是江南地方？

郭飞鸿来时匆忙，根本就没有注意是怎么走法的，再者他为了找寻二怪，在林中里乱转一气，越发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

黑暗中，不时的传出怪鸟鸣声，乍闻之，能令人汗毛直耸，林深光线更暗，几乎难辨五指，要想去分辨人，那简直是不可能，郭飞鸿虽然有极佳的夜视能力，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却是丝毫也展露不出，因为环绕在他身子四周的事，密密麻麻，株株相接，充其量，也只能看清眼前的几株，再远的地方就莫能为力。

郭飞鸿向前漫无目标的行了里许光景，除了惊飞了几只怪鸟以

外，一无发现。

他倚在树身上休息了一下，暗忖我真是自讨苦吃了，这种地方，想那石秀郎和花明是绝不会逗留的，我这样找又能有何收获？

心中正在想着，不意之间，足下碰着了一道横的绳贯着索，差一点摔了一跤。

他身子猛地退后，却听得“叮！叮！”一阵碎铃声，原来是下所踢动的，乃是一根系有小铃钟的长细绳子，飞鸿弯下身子，用手摸着了那根绳子，微一用力，铃声又起，却是传自颇远的地方。

这一个突然的发现，使得郭飞鸿精神一振。

他试着向绳索系处慢慢走去，就在这时，“哧！哧！”两股尖风。由身侧的树梢上射了下来。

郭飞鸿身形一转，右掌微吐，“呼！”一股劲风，把飞来的一双火箭，劈得蓦地转过去，“咚！”一声钉在了树上。

接着，密林内传出了一阵深沉的冷笑声，乍闻郭飞鸿吃了一惊，定神细听之下，立时辨出了这笑声是花明所发。

果然笑声一敛，一个苍老的语音道：“石老郎，你果然来了，我算定你迟早会由此而过的！”。

话声一落，病书生花明又发出了一阵怪笑，笑声中洋溢着无比的得意，狂声接道：“石老郎，你中计了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还是输我一筹吧！哈——”

飞鸿暗暗心凛，当时照着发声之处，用力的劈出了一掌。

这一掌他贯足了内力，强劲的力道，有如是一面钢壁，使得身侧的树杆一并都弯了下去，一时枝叶飞扬，声势好不惊人！

掌劲一过，花明笑声复起，嘿嘿笑道：“老兄，我看你的功力，仍然停留在当年阶段，你想伤我真是痴心妄想，我实在告诉你吧，你如今已困在了我的‘小六乘慑心阵’内，再想逃命，已是绝不可能，哈哈……石老郎，这一点你绝对没有想到吧！”

郭飞鸿闻言大骇，反身向后退了几步，猛又向左速转，他足下飞奔，一连跑了百十步，可是当他定下身后，才发现仍然尚在原处，这一惊才知道花明之言果然不错，自己竟然误陷阵内。

对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郭飞鸿表现得十分沉着，他不慌不

忙的盘膝坐下，略闭双目，脑中沉思着对策，他由铁先生处得知，最厉害的阵势，如果你不去触它，总是不会发出威力来的。

眼前第一步，他必先审查一下这阵式的奥妙，可是他左右环视一周之后，却是什么也看不出来，这时候花明再度冷笑道：“石老郎，你不要动什么鬼心思，我告诉你，那是白费的，这阵式费了我五年心力才创研出来，你试试看，看是否能够出来？”

飞鸿心中忖思，如果一出声，对方必定分辨出是谁，只怕对自己更加不利，莫不如就让他以为自己是石秀郎，内心总还存有几分畏惧，一时不敢进逼。

想到这里，更是一声不响，只是静坐当地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花明连发数言，见对方竟然如同无闻，不由十分恼怒的道：“石秀郎，你怎地不说话？”

郭飞鸿暗察其语言发自正前方，默默算计，此老必定是以气波功发话，其实他本人很可能是在左右或者是后方。

有了这种想法，郭飞鸿探手自怀内摸出了几枚制钱，陡地抖手向左右各发出一枚，身形前伏向后方也发了一枚。

三枚制钱是由树缝内，极为精巧地打出，这种手法若非是像飞鸿如此身手之人，是万难施展得出！

暗器一出手，花明似已有所觉察，一声怪笑道：“好指力，只是差了一点！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一开口，我发现了你的藏身之地是不是？”

话声一顿，又是一声怪笑道：“你的心思果然精明，可是石老郎，我再告诉你，我这‘小六乘慑心阵’法，含着自相生克作用，如果你研究不出其中奥秘，一辈子也休想出来，其实我又何必找你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一个月也能把你活活饿死！”

花明说到此，冷森森地一笑又道：“石秀郎，我最后不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把你一只眸子自己挖出献上，我就看在昔年结谊之情，饶你一命，如何？”

飞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花明哈哈一笑又道：“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，你自己考虑考虑吧，否则时间一到，老朋友，你就后悔晚矣！”

说完长笑了一声，遂自寂然。

飞鸿侧耳细听了听，知道花明已去，由此计算还有两个时辰是属于自己的，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来设法脱困。

首先他站起来把衣衫紧扎起来，然后他把胸前那口“残月剑”拔在手中。

一点灵机，使得他心中一动，身子微探，已摸着了方才绊跌自己的那根绳索，于是他就顺着这根绳子，一路行下去。

似如此前进了约百十尺左右，那根绳索已到了尽头，面前是一排遮天大树，飞鸿身形疾速的转过去，似乎已出了困境，不由大喜，于是足下加快，继续前进，疾行了一阵，算计着最少行出了三数里光景，应该脱出了这片林子了，可是眼前仍然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浓林，和先前似无二致。

飞鸿大为恼火，掌中剑向外一展，为他砍倒了两株大树，这时足下似为一物所拦，探手一摸，铃声叮当，他不由心中一寒，这才知道跑了半天，只是在这附近打着圈子，并没离开原处，摇头一叹，才知花明这“小六乘慑心阵”法果然高明之至。

他想了想，右手挥剑，把环身四周的几颗大树全数的劈倒在地，希望能出现奇迹，可是，宝剑挥处，尽管是剑光闪烁，树倒叶扬，一排排的树影却是愈吹愈密，愈倒愈多。

费了半天的劲力，仍然是没有丝毫的进展。

收起了宝剑，飞鸿不禁有些沮丧，尽管他精力充沛，可是如此毫无意义的举动，于事何益，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得又盘膝坐了下来，希望空明之后，静中能有所领悟。

不知不觉间，忽然眼前冷风袭面，郭飞鸿连忙张开眸子，却见一人正正的立在眼前，定神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来人正是那花明。

郭飞鸿这一惊真是不小，猛地蹿起来道：“你——”

花明阴森森一笑道：“小辈，你骗得我好苦，我一直以为你是石秀郎，嘿嘿……”

飞鸿冷笑道：“我一言未发，何曾骗你来？”

花明一双怪目，含着无比的怒火，炯炯逼视地道：“郭飞鸿，你是天上有路你不去，入地无门自来投，今日总算落在了我的手中，

你还有什么话好说。”

飞鸿鼻中哼了声道：“花明，你只能用计陷人，算什么英雄，有本事我们各出全力拼斗一番，看看到底是谁怕谁？”

花明狞笑道：“小辈，你是想要我撤开阵门，放你出去？你真是梦想！”

飞鸿微微一笑道：“大敌当前，可笑你尚不自知，我一番好意，前来通知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我看你是非要死到临头，才知后悔！”

花明呆了一呆，立时白眉直耸，森森笑道：“你还想骗我上当？”

飞鸿眸子微闭，轻轻一叹，然后喃喃自语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种人……可笑！”

说完把脸转向了一边，看也不去看花明一眼。

花明身子向前一欺，右手一掠，一只棋盘大手直向飞鸿背上抓去，可是眼看抓上了，却又忽然的收了回来，郭飞鸿那种视死如归的样子，使他心中又不禁有些怀疑了。

要知道花明生性最是猜忌多疑，郭飞鸿这一着缓兵之计又算是用上了，花明收回手来，慢吞吞的咳了一声道：“好！小辈你且说来，我怎么死到临头？你若有一字假话，我就叫你立毙掌下！”

飞鸿浅浅一笑道：“你以为郭飞鸿会这么傻？还能轻信你么？真是一厢情愿！”

花明面色一黯，厉声道：“你少废话，石秀郎现在何处？你找我又为了什么？”

飞鸿抖了一下衣服，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你撤开了阵势，我们才好说话！”

花明眨了一下眸子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对付你这小辈，我不得不多加小心，你先说来，如果所言属实，我定不为难你就是！”

郭飞鸿暗中发笑，心知这花明又将上当，当时微微一笑，遂道：“石秀郎并不比你笨，你以为他就这么容易上你的当？”

花明怔了一下，怒声道：“我不是问你这些！”

飞鸿哈哈笑道：“我说你死在临头并不为过，你可知石秀郎在林外，已布下了厉害的埋伏了。”

花明狞笑道：“你信口胡说。”